

青春岁月

我的整容师父亲

□刘亚华 文/图

和父亲不亲近，不是因为他的严厉，而是因为他是火葬场的遗体整容师。

小时候，最怕母亲说忙，一忙，父亲就乐呵呵地对她说：“交给我吧？反正我上班可以带她去。”全然不顾我翻白了一眼。于是，我一面数落着母亲的狠心，一面和父母进行拳打脚踢的反抗，但最终，我也只好臣服在父亲举起的巴掌下面，心不甘、情不愿跟他来到被我称为“死亡岛”的工作单位。

父亲从事的遗体整容师工作，是火葬场里最具技术含量的，也是薪水最高的工种。他因此拿着不菲的工资，让全家衣食无忧。但是，我却很自卑，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三百六十行，

做什么不好，他偏偏选中这行？所以，每次他试图牵我手的时候，我总是厌烦地跑开。

初三那年，青春萌动的我，喜欢上了班上一个帅气的男生。为了吸引他的注意，我开始背着家人去买胭脂口红，每天将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有不怀好意的男生取笑我，“你这哪是化妆啊？回去跟你老爸好好学学，那技术才是超级一流的。”我气得跟他大打了一架，鼻青脸肿地回家。父亲见了，心疼地跑到药店买来云南白药，拧开盖子准备帮我涂药。我一手就打翻了药瓶，并怒气冲冲地对他吼：“我不要你擦！你的手很脏！你离我远点。”父亲一下子怔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后来干脆颓废地蹲在地



上，一种报复的快感油然而生，我转身幸灾乐祸地进了卧室。

大一那年，我终于逃开了故乡，离开了他。一个人在异地他乡求学。尽管有太多的孤单与不适应，但对新环境的好奇与对新生活的期待与渴望，让我很快从那段不快乐的日子走出，变得阳光四射，健康开朗。父亲每个月

都会准时地给我寄来生活费，在信的末尾，他总是这样写道：亲爱的女儿，爸爸祝你永远快乐！

起初，我看一眼准会丢掉，但到大二那年，父亲右手骨折住院，但他给我的信却没有间断，母亲后来跟我描述：你父亲怕你担心，尽管缠着绷带，他也坚持要给你写信，又不敢乱动，一封信要写两个多小时。

我突然一怔，幡然醒悟。原来父亲对我的爱，不比任何一个同学的父亲少一分一毫，相反，他的爱，有更多的包容与宠溺，所以把我宠成一个不懂事、不懂得感恩的坏小孩。那一段时间的大彻大悟，让我决定和父亲和解，并且好好地报答他对我的爱。

我主动给他打电话，给他寄我亲手织的毛衣，或者画一张涂鸦的小贺卡，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意，都会把他感动得泪满双眶，可是，我却始终没有勇气牵一牵他的手。

远在异地他乡，我很想对父亲说：“爸爸，等我回家了，我一定要好好牵牵您的手。以后的路，我拉着您，一起走。”



家庭相册

思念的力量

□邢云 文/图

我亲爱的父亲邢金城于2016年3月12日晚，因突发心梗，突然离开人世。

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我根本无法相信，因为当天老父亲还嗓音洪亮地和我打了两次电话，甚至晚上6点通话时，爸爸还一切正常。世事难料，短短1个半小时之后，亲爱的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前只说了句：感觉胸口难受。

凌晨3点赶回家，我扑通一下跪在父亲灵前，失声痛哭。

父亲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他于1944年9月29日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市，1963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94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年轻时因革命工作需要，分别转战四川、河南等地，直到1980年才辗转回到故乡安阳，在安阳市农副产品贸易中心担任领导职务。

父亲一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无论是担任领导职务，加入民主建国会期间，还是退居二线，他都是谦虚谨慎、为政清廉、团结同志，干一行爱一行。

父亲为人忠厚耿直、襟怀坦荡、热爱家人。父亲兄妹6人，他有5个妹妹，作为兄长，父亲对待5个妹妹呵护有加，为子女做出了表率。多年来，每当逢年过节，父亲都把家人召集在一起共享天伦，同享幸福，无形中，父亲也成为了整个家族不可取代的中心，这种特有的家族文化，我们都希望继续传承、发扬光大。

父亲9年前患上冠心病、肾功能不全等病，其后几乎每年都会来北京检查、治疗，尽管长期患病，但在家人、朋友面前从未有过痛苦的表现，始终表现出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去年10月，他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我们父女曾郑重地谈论过生死问题，父亲说：他不惧怕死亡，人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退休后，他走遍了大江南北，也领略了祖国的大好山河。他的幽默风趣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周围的人，他的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将永远激励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追悼会上，我们姐妹三人决定：不放哀乐，而是播放了为父亲精心制作的MV，配乐是父亲生前最喜爱的一首歌：刘和刚唱的《父亲》，送父亲最后一程。

梦里醒来再一次确认亲爱的父亲已是驾鹤西去。老爸一生豪爽、仁爱、博大，追忆老父亲在天堂安息。

图片故事

当父亲节遇上欧洲杯

□佟雨航 文/图

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铁杆球迷，从他年轻时就是。什么中超、英超、意甲、德甲……父亲都能看得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而四年一届的欧洲杯，父亲更是宁舍一顿饭，也不舍一场球赛。

要说父亲看欧洲杯也不容易，父亲中年时赶上我们兄妹几个陆续考高中、考大学，母亲根本不允许父亲在家里看球，怕影响我们的学习和睡眠。等到老了，母亲又新添了个神经衰弱的娇气病，夜里稍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醒来，醒了之后就再也甭想入睡。中年时父亲还可以到工友家去看球，现在年纪大了舍不得那张老脸皮，但心里又抵挡不住欧洲杯的诱惑。

上届欧洲杯，父亲在客厅里看球，因为怕吵到母亲把电视声音调得小小的，还把母亲卧室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但是，父亲毕竟年纪大了，听力又不太好，为了能听到声音，他几乎是把脸贴到了电视屏幕上，看的那叫一个憋屈！尽管如此小心翼翼，父亲还



是惊动了母亲。翌日，看着睡眠不足满眼血丝血压骤升的母亲，父亲心疼极了，狠心跺了跺脚，叫停观看欧洲杯。

又一个四年倏忽而过。2016年，欧洲杯重燃战火。当我和球迷父亲聊起欧洲杯时，父亲眼中顿时燃起了蠢蠢欲动的火焰，但只那么一会儿就猝然熄灭了。

那天，像往常一样，我们一家人去酒店吃了顿饭。饭后，我递给父亲一把房子钥匙。父亲指着房子钥匙，愣愣地看着我：“这是做什么？”我说：“爸，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父亲节礼物。我知道您是一个资深球迷，这些年您在家里就没舒心地看过一次欧洲杯，所以我在几天前特地去房屋中介租了一个月的短期房，专门供咱爷俩看球用，让您老过足看欧洲杯的瘾。”

父亲颤着手接过钥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很感谢今年的父亲节遇到了欧洲杯，才让我有机会陪着父亲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起酣畅淋漓地喝着啤酒看欧洲杯。



剃头师傅

□马仲清 文/图

六十多年前，在我居住的朝外南下坡地区，有一位走街串巷为居民理发的詹德祥师傅。

詹师傅高高的个子，体形较瘦，浓眉大眼。说话声音不高，总是面带微笑，待人特别和气，从没听说他跟谁红过脸。谁要推头理发，他随叫随到，从不耽误别人的事。有时候活儿多，他顾不上吃饭，也要完成“任务”。南下坡、观音寺、杜家楼、秀水河等胡同的老街坊许多都享受过他的贴心服务。六十年前，笔者小的时候，坐在自家平房小院内，詹师傅给推头理发，可以说是服务到家。

为大伙儿干活儿，他不计较钱财，有钱就给，没钱以后再说，什么时候手头有钱了再给。忘了给钱的，他也不主动跟人家讨要。对家里真没钱的困难户，他义务理发。记得有一年，老街坊金师傅一家从甘肃回到北京，头发都挺长，詹师傅看他们暂时困难，分文未取帮他们剃了头。

詹师傅走街串巷，为老街坊服务，却很少使用专用工具“唤头”，怕扰了清静。今年76岁的韩铁良老人说：“过去使唤头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使用。一是过桥时不能打唤头，不然惊动了龙王爷；二是走到庙门口时不能打唤头，怕惊动了神仙（灵）；三是走到了剃头棚时不能打唤

头，不能抢同行的买卖。”

詹师傅不仅为人厚道，而且剃头理发的技术也很不错。过去的手艺人都有自己的绝活儿，“打眼”、“放睡”，手拿把攥。詹师傅掏耳朵、剪耳朵眼儿里、鼻子眼儿里的汗毛，也就是行话“打眼”，技术熟练。给人“打眼”时，只见詹师傅用刀轻轻一转，齐活。所谓“放睡”，就是头剃完了，为顾客捏肩、捏脊椎，轻轻捶打后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佩服詹师傅使刀子干活时的麻利劲儿；更佩服他捏肩捶背的手法。有句俗话形容放睡：“五花拳打得脆，徒弟小时候受过罪”。请詹师傅剃头、理发，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1958年北京市公私合营，詹师傅告别了自己的剃头挑子，在朝阳区汽车运输一厂理发室工作，为运输工人推头理发。1986年，詹师傅与世长辞，享年67岁。

詹师傅去世30年了。昔日南下坡地区的小平房、小胡同已看不到了，如今南下坡地区高楼林立旧貌换新颜，老街坊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翻看着自己小时候詹师傅给我推完头的照片，我就会想起詹师傅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当年詹师傅走街串巷，为街坊四邻剃头理发的故事，将留存在人们美好的记忆中。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